

文学与思想丛书

左翼立场 与悲剧文化

陈奇佳 张永清 主编



WENXUE YU SIXIANG



人
民
出
版
社

文学与思想丛书

左翼立场 与悲剧文化

陈奇佳 张永清 主编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之美
版式设计:汪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左翼立场与悲剧文化/陈奇佳,张永清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文学与思想丛书)

ISBN 978-7-01-013480-2

I. ①左… II. ①陈…②张… III. ①悲剧-文艺理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3041 号



左翼立场与悲剧文化

ZUOYI LICHANG YU BEIJU WENHUA

陈奇佳 张永清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3480-2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书为
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三期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代社会”项目成果

编辑前言

20世纪以来，诸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卢卡奇、布莱希特、布洛赫、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斯从狄、戈德曼、阿尔都塞、赫勒、威廉斯、詹姆逊、伊格尔顿、齐泽克等）以及不少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思想家们（如德勒兹、巴特、迪伦马特、德里达、桑塔格等），对悲剧文体及相关悲剧文化现象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关注和热情。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的思想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以市场机制和以个体绝对自由作为拱心石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当然，他们中也有不少人既热烈地捍卫个体自由价值又激烈地反对市场机制）。而作为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又拒绝暴力革命和苏联式的社会建设道路，并且试图根据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发生的各种新经验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的“修正”。他们大抵都倾向于认为，社会革命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只是一种表层意义上的颠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颠覆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只有文化观念的革命才可能导致一种真正主体意义上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扬弃，促使我们超越资本主义体制所造成的各种精神压抑状态。而对悲剧问题的思考则似乎成了他们这种思想路向一个共通的、似乎有点不言自明的自然出发点。

对此种现象，我们似可大略地称之为“左翼化的悲剧文化研究立场”。之所以称为“左翼”而非“左派”，是因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尽管观念激进，但只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甚至只是在悲剧文化研究方面表现出了激进的、

反体制的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某种思想共通性的态度，而在现实政治实践上，他们倒可能是自由市场制度最真诚、最坚决的捍卫者。

“左翼化的悲剧文化研究立场”直接催生了一些有分量的现代悲剧作品，这主要集中在“史诗剧”（Epic Theater，国内学界也译为“叙事体戏剧”、“叙述体戏剧”）创作方面。不过除了布莱希特，很难说史诗剧的其他大家如彼得·魏斯、海纳·基普哈特、马·弗里施、约翰·阿登等的作品包蕴了多少自觉的、对近代西方文明形态整体性的批判意识。他们对所谓黑暗势力的控诉，只是一般地援引近代人道主义理论作为支援意识而已。“左翼化的悲剧文化研究立场”真正的影响力体现在：它与西方古典传统、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现代文化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对话性关系。此种复杂的对话性关系相当深刻地改造了西方文化界对悲剧作为文学正体的某些核心观念。雷蒙·威廉斯认为，此种改造究竟达到了怎样的历史性高度，实可争议。但无可争议的是，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一个强大的西方正统悲剧观念，以及与此紧密相连的一些文化价值观念、主体理论、艺术观念，经过此番改造，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异。在此番思想变荡的潮流中，“左翼化的悲剧文化研究立场”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原发性思想力量。

不过，尽管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研究悲剧的名家甚多，他们关于悲剧问题的著述也不少，但国内外相关的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却不多。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研究界主要关心的是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直接关系，而作为他们个人理论构造的中介环节的悲剧研究，不经意间就被忽视了。以威廉斯为例，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早就激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回响，但他的悲剧理论却少有人问津（尽管他是以此获得剑桥大学教授职位的）。

二、不可否认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股刻意的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某些思想者的悲剧理论明显与其政治立场、反西方现行体制的价值诉求有关，

但当今的一些研究者则刻意将这种倾向模糊化，代之以“语言”、“形式”的本体论研究。本书所选的斯坦纳为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一书撰写的英文版“序言”就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文章。而本书所选的利奥塔《魔鬼阿多诺》则是对这问题有直接揭露的一篇文章。利奥塔认为阿多诺的音乐理论通过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成为现代悲剧的又一个观念支持，而这显示了阿多诺思想在本质上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构性关系——尽管他在表面上总是以现行体制的反对者出现，但某些时候反对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认同。利奥塔对阿多诺批判的具体观点不一定公允，但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有启发意义的。

三、不少左翼理论家以立论独特、奇崛而著称，人们一般也就关注其理论的这些侧面。国内学界尤其是早些年表现出这种趣向，因此对他们有关经典论述的关注就难免不足。比如巴特，一段时间里人们就只关注他与新小说派之间的关系，却少有人提及对悲剧经典的解读在其文艺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①

四、文献方面的因素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开展。以卢卡奇为例，人们早就注意到其早期思想的重要性，但相关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为他的不少著述仅见于匈牙利语。其两卷本的《现代戏剧发展史》（1909年），直到1981年才译成德语，至今只有零散的中译。就国内的研究者来说，看到布莱希特、巴特、本雅明、斯从狄的戏剧论述，都是晚近的事情了。事实上，这些理论家著述的中译本虽然不少，但关于他们戏剧理论著作的翻译大多还远谈不上系统。比如布莱希特，其2000年出齐的30卷大评注版^②中，标明属于“文论”的部分就有5卷（而在其他十余卷散文、书信、日记中，与文论有关的内容也不少），但国内至今却只有一本不足400页的《布莱希特论戏剧》（且该书所收篇目未注明写作年代，亦未注明译文的版本来源）。

① 巴特的剧论代表作在陈奇佳近来主编的《卢卡奇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有所辑录，可参看。

② Bertolt Brecht: *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30 Bände (in 32 Teilbänden) und ein Registerband, Suhrkamp Verlag 1988 - 2000.*

这种情形与当前学界的“布莱希特热”是不相称的。本书的编辑也正是期望在文献方面对国内学界略有助益。

需要说明的是，“左翼化的悲剧文化研究立场”涉及的问题方面太多，本书侧重于“革命话语的重构”这一主题。

随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西方的主流学术界，“革命”已被视为类似于“瘟疫”、“灾难”一样的概念。当然，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及左翼知识分子并未因此放弃对于革命问题的思考。一般来说，他们承认主流学术界对于革命尤其是阶级革命灾难性后果的揭露，也承认20世纪各种社会革命理论自身内容不完备的性质。但他们仍然坚持，在一定情势下，革命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进入21世纪之后，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加突出地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们认为，就当前整个国际形势来说，资产阶级统治体制尽管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人们并不能对其统治体制的长期有效性抱过分乐观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苏联的瓦解对资产阶级统治来说其后果同样是灾难性的。资本主义因此放弃了自身的改良而将既有的统治秩序当成万世不易的社会真理，社会革命的需要在此种条件下被酝酿。因此，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重启革命的话题，而是如何重启革命的话题以及如何在惨痛教训的基础上重构革命话语。

左翼立场对悲剧问题的研究向来存在重视构造一种具有个人体验意味的革命话语方式。这种努力在威廉斯、阿尔都塞、伊格尔顿、齐泽克、巴克等人的工作中尤其显得突出。为什么谈论革命问题倒需要谈论悲剧文化的建设呢？这可能与他们以下的一些基本判断有关。

一、尽管具体的悲剧作品必然承载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不可否认悲剧经验同时也凸显了人类一些本质的、恒久的生存经验。因此，革命话语有必要通过悲剧文体的构建来充分阐释其必要性和正当性。据此，我们甚至能够进而推论，如若无法借助悲剧文体来阐释其必要性和正当性，社会大众就很难承认革命及其意识形态是必要且是正当的。

二、悲剧就内容表现来说，通常都与革命相关，或者容易引出与革命相

关的话题。从具体的理论构建来说，威廉斯、阿尔都塞等人更强调悲剧具有文化革命的内容，他们强调革命的非暴力因素。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悲剧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必要环节成为文化革命的前哨阵地。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据此通过长久的、缓慢的却是根本有效的文化改造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伊格尔顿、齐泽克、巴克等人态度相对较为暧昧：他们一方面批判各种过于激进的暴力恐怖手段，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悲剧文化内蕴的暴力、激进革命的向度。他们还认真分析了时下流行的关于暴力的言说所包含的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容（帝国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恐怖主义暴力的摒弃而证实自身暴力统治的合法性等等）。不过，他们这类文章论点通常游移得厉害，观点吞吐含糊，论证跳跃性很大，读来有时令人不知所云。或许，这正显示了他们自身所面临的难以调和的理论困惑吧。

本书所选择的威廉斯、本雅明的研究文献大体与“文化革命”的话题有关，当然，这种关系是非常曲折隐晦的，不宜作过于直白的勾连。肯尼思·苏林的《雷蒙·威廉斯论悲剧与革命》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论文，他在肯定威廉斯关于悲剧问题基本论断的基础上，继而试图在本体论意义上弥补威廉斯悲剧理论的不足。他的论说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本书所选择的伊格尔顿及相关研究文献则侧重革命话语的暴力内涵问题。伊格尔顿是当前最值得重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之一。他在《甜蜜的暴力》一书中强调：悲剧理论之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发展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其近年出版的《神圣的恐怖》（*Holy Terror*）、《理性、信仰与革命》（*Reason, Faith and Revolution*）、《论邪恶》（*On Evil*）等都可看作是这一话题的延续。而他对悲剧问题的讨论，总是与暴力话题相关，尽管他从来没有对“暴力”这个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作出过明确的界说。这是伊格尔顿在故弄玄虚，还是其思想张力所在？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不过他所直面、挑激的这个问题，确实关乎悲剧文化的核心，事实上也关乎我们对文化传统、当代政治文化价值判断的立场选择问题。

除了上述的选文，本书还有意选择了一篇关于席勒悲剧的研究文献。编

者认为，在经典的大师中，席勒的戏剧及其相关美学思想对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念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事实上，他的创作及理论一直以来也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思考悲剧问题的重要思想源泉。但遗憾的是，由于马克思在评断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时那个关于席勒的著名评断，国内不少学者在谈及席勒时总有一些轻视的态度（事实上，人们该多想一想的是：马克思一眼看出《济金根》与席勒创作尤其是与《华勒斯坦》的直接文本关系的那种敏锐眼光）。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选的文献，尤其是伊格尔顿、巴克、利奥塔的几篇文章，相当晦涩难解。主编与各位译校者尽管花了相当大的功夫，但仍有各处译笔不尽如人意，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本书中各种不妥之处，亦望各位方家不吝指正。

本书所选文献，在论及伊斯兰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问题时，时有出言轻浮之处。我们认为，保留这些言论，正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西方知识分子——包括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士，在意识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因此，我们并未对这些言论加以删改，而这，自然绝不能代表我们乃是同意他们这些意见的。这也是有必要预先说明的一点。

本书中编译者所加注释，均有“译者注”的字样，其他一律为原注。多位译者参与本文集的译事，他们在翻译、注释方面有细微的风格差异，我们尽可能地保留了原貌，并未强求一致。

黄涛兄曾帮助通读了一遍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孙鹤龄、苏岩、张晓萌、李倩、白恬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编辑校订工作，亦致谢忱。

陈奇佳 张永清

2014年6月

目 录

编辑前言	001
------------	-----

伊格尔顿研究

狂欢的邀请	特里·伊格尔顿	003
圣徒与自杀者	特里·伊格尔顿	037
文化与野蛮	特里·伊格尔顿	057
恐怖超越悲剧	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	077
迈纳得斯和圣战者	大卫·勃朗姆威奇	089
尼采的牛	弗朗西斯·巴克	105

威廉斯研究

《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导言	雷蒙·威廉斯	129
爱尔兰戏剧家	雷蒙·威廉斯	143
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	雷蒙·威廉斯	180
雷蒙·威廉斯论悲剧与革命	肯尼思·苏林	192

本雅明研究及其他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英译本导言	乔治·斯坦纳	223
尼采和悲剧的方式：反对本雅明	约瑟夫·韦斯特福尔	242
席勒的理论困境与《玛丽亚·斯图亚特》	本雅明·贝内特	265
魔鬼阿多诺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304

左翼立场与悲剧文化

| 伊格尔顿研究 |

狂欢的邀请*

特里·伊格尔顿

摘要：《狂欢的邀请》一文是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神圣的恐怖》一书中的第一章。该书追溯了从希腊诸神的世界到 21 世纪的暴力中的恐怖的谱系，揭示了神圣与恐怖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文明和理性的核心存在着隐秘的暴力和恐怖。在本文中，伊格尔顿通过对欧里庇得斯《酒神的伴侣》的读解，呈现了西方历史中第一个恐怖形象——狄奥尼索斯。这个充满激情和过度的希腊神，其无限制的残忍和暴力与彭透斯的理性和专制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关键词：狄奥尼索斯 狂欢 恐怖 理性

如许多我们认为是自古就有的现象一样，恐怖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发明。作为一种政治观念，它始自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和现代民主国家是孪生的。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时期，恐怖主义作为国家恐怖主义出现。它是一种由国家施加于其敌人的暴力，而不是来自它无名的敌人对国家的打击。

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恐怖分子”这个词意指“吉伦特派分子”，这暗示着，如果符合历史事实，则是把“恐怖主义者”错误地当成对“吉伦特派”的讽刺。这些“主义者”（ist）嘲弄般地暗示一种哲学——然而这

* 本文译自 Terry Eagleton, *Holy Terror*, Oxford, 2005, 第一章。——译者注

种哲学实质上是溅出内脏和砍掉头颅，并因此是一种完全破产的理论。于是，被叫作恐怖主义者，就是被谴责完全没有观点，而不是从简单的屠杀行为中凭空捏造出一个夸张的教条。这不如叫某人性交主义者（Copulationist），暗示他们看似很了不起的观点只是通奸的幌子。这个词会使你听来既矫饰又险恶，因此，它是可怕的误导。恐怖主义者，无论是雅各宾派还是现代的种类，无论是伊斯兰教基要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ts）、五角大楼里的恐怖推行者，还是挤在达科塔山里的阴谋理论家，并不是没有思想，不管他们的思想是多么恶毒和荒谬。他们的恐怖行为旨在帮助执行、而不是取代他们的政治愿景。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有一种复杂的政治恐怖哲学，我们绝对不能将它简单地视为暗杀。“恐怖主义者”这个词低估了其自身的意义。

更确切来讲，在更广阔意义上，恐怖主义和人类本身一样久远。人类自诞生伊始就开始相互掠夺和屠杀。在特定意义上，恐怖主义也能一直追溯到前现代世界。因为正是在这里，神圣的概念开始出现，而恐怖的观念非常难以置信地与此含混的观念密不可分。之所以含混，是因为 sacer 这个词可以同时意指被祝福的或被诅咒的，神圣的或被辱骂的；古代文明中存在的种种恐怖同时是创造性的和毁灭性的、赋予生命的和剥夺生命的。神圣是可怕的，要被关在笼子里而非玻璃橱窗里。这种观念属于一种对语言动物之谜的反思：为何它的致生和致死力量来自同一源泉，即语言？这种自我挫败的动物为何最终受自己创造的力量之迫害？

恐怖和神圣之间的关系或许听来奇怪，甚至与我们时代的恐怖主义毫不相关。以至善之神之名砍下某人的头，或者以民主的缘由烧死阿拉伯儿童并没有特别神圣之处。但如果没有抓住这种两面性，就不能理解恐怖的概念。恐怖起初是一种宗教观念，今天的许多恐怖主义依旧如此；宗教是深层的矛盾力量，同时使人狂喜和灭亡。

狄奥尼索斯神是最早的恐怖主义元凶之一。狄奥尼索斯是酒、歌、幻觉、戏剧、肥沃、过量、激情之神，掌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喜欢而非疏远的品质。我们宁可和狄奥尼索斯狂欢，也不和阿波罗讨论。这个酒神是多变

的、幽默的、无处不在的、色情的、异常的、享乐的、越界的、性别模糊的、边缘的、反线性的，它几乎是后现代的发明。然而，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也是一个难以忍受的恐怖之物。如果他是美酒、牛奶和蜂蜜之神，他也是血液之神。他野蛮、贪婪、完全地反对差异——所有这些和他的迷人方面不可分割。^① 如果他拥有自然的魅力，他也会背叛他愚蠢的暴行。用来享乐的东西也可以用来屠杀。将自我入神地融入自然，正如狄奥尼索斯所为，是将猎物击倒在凶恶的暴力面前。如果自我存在，没有完美无缺的幸福；那么失去自我，同样没有完美无缺的幸福。

酒神的蛊惑人心的追随者，将人类的器官抛在风中，并在他们的狂喜中将男人和女人撕成碎片。他们可以被看作是从阴暗的理性统治中令人惊悚地解放了出来；但他们同样可被视为成瘾的、准法西斯信仰的俘虏。他们代表一种有活力的集体或狄奥尼索斯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否定等级，但对越界者毫不宽容。对酒神的伴侣来说，如同对今天的文化垃圾的传播者来说，批判他们生活方式的人是与民间的不拘小节的智慧有隔膜的精英，因此，他们应该受到诽谤，正如狄奥尼索斯本人是一个无耻的民粹主义者一样。这些民粹主义者对习俗和本能的诉求包含的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些微不恭，这是一种常见的直觉独裁主义。如同许多独裁者和教条主义者一样，狄奥尼索斯的追随者仅仅听从他们的内心。

如果狄奥尼索斯拥有全部深不可测的无意识的生命力，那么，他同样有着难以平息的怨恨和攻击性。他是齐泽克（继拉康之后）所谓的“淫秽的享乐”或“可怕的快感”之神。^② 他那热心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礼拜仪式是黑格尔所谓“世界的暗夜”的一种版本——即主体性自身显现之前的无意义的狂欢会，血腥的残肢和撕裂的身体碎片在可怕的死亡之舞中旋转。它是对狂欢节的阴暗的戏仿——欢快的融合和身体的交换，正如狂欢自身离墓

① 勒内·吉拉德（René Girard）在他的《暴力与神圣》（*Violence and the Sacred*）（London and New York, 2005）一书的第五章对狄奥尼索斯的类似品质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论述。

② 这一概念在齐泽克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比如《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1989）第三部分。